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贫困的哲学

下卷

〔法〕蒲鲁东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贫困的哲学

下 卷

〔法〕蒲鲁东 著

余叔通 王雪华 译

商務印書館

2010年·北京

目 录

第九章 第六个时期——贸易的平衡.....	445
第一节 自由贸易的必要性.....	445
第二节 保护关税制度的必要性.....	458
第三节 贸易平衡的理论.....	520
第十章 第七个时期——信用.....	538
第一节 信用观念的起源与衍变——有关这个观念的一些 相互矛盾的偏见.....	542
第二节 信用制度的发展.....	558
第三节 信用的欺骗性及其矛盾。它的破坏性后果,它制 造贫困的能力.....	590
第十一章 第八个时期——所有权.....	626
第一节 所有权一旦脱离经济系列便不可理解。——论常 识的组织,或真确性问题	626
第二节 所有权建立的原因.....	658
第三节 所有权是如何变质的.....	689
第四节 所有权对上帝存在的假设的证实.....	721
第十二章 第九个时期——共有制.....	745
第一节 共有制源自政治经济学.....	748

第二节	自有和公有的定义	749
第三节	共产主义问题的地位	757
第四节	共有制的本末倒置	760
第五节	共有制与作为它的形象和样板的家庭是不相容的	765
第六节	没有分配规律,共有制就无从实现;但是共有制将 随着分配的实行而崩溃	774
第七节	没有组织规律,共有制就无从实现;但是有了组 织,共有制就将崩溃	778
第八节	没有公正,共有制就无从实现,但是,共有制将由 于公正而崩溃	783
第九节	折中、明智和可理解的共有制	789
第十节	共有制是贫困的宗教	799
第十三章	第十个时期——人口	810
第一节	生殖和劳动对社会的破坏	810
第二节	贫困是政治经济学的事实	828
第三节	人口平衡的原则	851
第十四章	概述和结论	904

第九章 第六个时期——贸易的平衡

第一节 自由贸易的必要性

社会在它的一些调整措施遭到失败并且无法从内部找到补偿无产者的办法以后，便着手从外部寻求这种补偿。社会进化的辩证运动就这样地导致对外贸易时期的到来。这一时期从一开始形成两种相矛盾的理论，即绝对自由论和禁止论，最终是以一个名为贸易平衡的著名公式解决了矛盾。我们现在就来逐一研究这几种观点。

捐税本来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设想出来的，但是不幸，却毫无成效。为了在捐税之外给人民一些补助，最合理的途径莫过于对外贸易，因为对外贸易扩大了出口，就可以增加劳动，提高工资。劳动原来通过税收和合理要求仍然无法从垄断取得的东西，可以依靠对外贸易而取得；因而在不同民族之间组织产品交换，将减轻贫困。

但是，垄断就像它本来应该设法减轻人民的负担而事实上却没有做到一样，这时又以维护劳动本身的利益为名，反对交换自由，并且要求具有支配国内市场的特权。因此，一方面，社会力图以捐税、警察和贸易自由来驾驭垄断；另一方面，垄断又起来反对

社会的这种趋向，而且几乎总是成功地利用比例税制、工资的自由议定和关税制度来打破这种趋向。

在一切经济问题中，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比保护原则问题争论得更激烈，没有任何问题能更好地烘托出经济学派经常所独具的思想，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背离自己的保守习惯，突然变了一副面孔，坚决反对起贸易平衡来。本来，作为一切垄断和私有权的高度警觉的捍卫者的经济学家，在一切其他问题上，总是坚持防御政策，只限于把革新者的主张视为空想而加以回避；可是，在禁止贸易的问题上，他们却主动发起攻击，当众责骂垄断，似乎自己只是初次看到垄断。他们攻击传统，攻击地方利益，攻击保守原则，攻击他们的最高政策，因而可以说攻击了常识。不过，尽管他们咒骂禁止制度，并且举出种种所谓的论据，尽管英法两国都有人为此激动叫嚣，可是，到了今天，这种制度仍然和在柯尔柏^①与菲力浦二世^②那个可憎恶的时代一样地富有活力。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一个世纪来人们所称的经济学派的高论，与他们的实际所为完全相反，所以，他们的主张便和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一样，受到人们的鄙弃。

按照本书采用的论述方法，我首先要证明贸易自由的经济必要性和自然必然性，以驳斥禁止制度的拥护者；其次要证明的是，这种自由并不像反保護政策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对垄

① 柯尔柏(1619—1683)，法国财政总监，奉行有利于君主专制制度的重商主义政策。——译者

② 菲力浦二世，是1180年至1223年在位的法国国王，执行依靠城镇、削弱封建领主、集中王权的政策。——译者

断的破坏，相反地，它是建立一切种类的垄断、巩固商业封建制、促进各国暴政相互勾结以及使各国贫困形成连锁关系的最有力的手段。最后，我将以若干世纪来人所共知的那种名为贸易平衡论的解决方案来结束对这个问题的论述。

人们用以维护贸易绝对自由的一些论据，是大家所熟知的，我完全赞同这些观点。因此，我只需要用几页篇幅来提醒一下就够了。我们不妨就让经济学家自己来说话。

“假如从来就没有海关，那么事情会怎么样呢？”

“首先，绵延不断的血腥战争就会减少；诈骗和走私的罪行便不存在，也不需要什么制裁这些罪行的刑事法律；从而国家之间便不致由于工商业利益的对立而产生敌对行为，剩下的只是政治上的疆界；产品可以毫无阻拦地在各国领土间流通，最大限度地有利于生产者；交换可以大规模地进行。商业危机、货物滞销、贫困等都成了个别的例外现象。真正存在着最广大的销路，每个生产者都可以把全世界作为自己的市场……”

这段描述，我只摘录到这里。它有点流于幻想，所以连作者费克斯先生本人也并不信以为真。人类的幸福并不取决于是否存在海关税吏这样一件小事，即使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海关，光是分工、机器、竞争、垄断和警察，便足以到处造成压迫和绝望。

他接着说的就完全无可非议了。

“假如这时候每个国家的政府里都有一位官员跑出来说：

“我已经找到了一种可以加速我国繁荣和提高同胞幸福的办法，而且我深信，这种办法的效果非常好，我的政府将马上严格执行。以后，你们别想再要我们的某些产品，而我们呢？也只要你们

的某些产品；我们的边界将布满一支专和商品作战的军队，有的产品他们完全禁止输入，另外一些产品则需要交纳一笔惊人的税款才允许输入；进出国境的一切都要收费；任何商队、车辆、货包、箱子以至小小的包裹，他们都要检查；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边界上拦截过往商人；有时候还剥光商人的衣服，看看是否贴身还藏着什么不许进出国境的东西。

“与这支荷枪佩剑的军队相配合，还有一支以笔杆子做武器的更为可怕的军队。他们作出种种规定，或者说是作出无穷无尽的规定，用各式各样的命令、通告和指示使商人们不知所从，以致他们尽管处处提防，还是无法确保自己的货物免于没收或者罚款。结果，商人们便需要有一些特殊的秘诀来躲避这两支军队。这一切，从你家门一直到全国哪个角落都会碰到，而且愈是走远，障碍和危险也就愈多，需要作出的牺牲就愈大，获利却愈来愈少。可是，采取这种办法，你的货物就保证能卖给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买不到国外来的东西。你们只用一点小小的垄断权作为代价，便能获得一个广阔的市场，因为再也没有人和你们竞争，你们将主宰国内的消费。至于消费者呢？他们就只好适应这种情况，稍为吃点亏了！东西要贵一点，享受减少一点；可是，这是他们对公众事务应作的牺牲，也就是说，对政府希望以一种新的有效措施加以保护的工商业应作的贡献。”

这段反面的描述也许太富诗意图，不过，我还是全文转录，以飨一切有识之士。在公众面前为自由辩护，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描绘奴役所造成的苦难。不过，由于这段话本身什么也没有论证和说明，所以我们还需要从理论上对自由贸易的必要性作一些阐述。

不论我们把每一个社会看成一个民族统一体，作为人类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把它只看作许多支配着自己的财产与人身的自由个人的总和，贸易自由对经济发展和人类幸福的创造来说都是必要的。

首先，一些国家在对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就像是早把地球的开发分割完了的巨大的个体。这是一个自古人们就公认的真理。关于诺亚^①把大地分给他几个儿子的传奇，寓意也无非在此。可是，地球分成无数的小块，在每个小块上，生存着一些彼此隔离、互不往来的小社会，这是可能的吗？只要看看人们消费品种类之多，就可以确信这样的假设是绝对不能成立的。即使是最俭朴的手艺人，更不用说富有者，消费都是多种多样；试想，要是他们完全闭关自守，能够满足自己的多种需要吗？还是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人类是不断进步的，这是它的特点，它的本性；因此，细胞式的结构是不适用于人类的，因此，国际贸易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是人类不断完善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因此，一个普通劳动者、一个国家同样都需要交换，因为只有通过交换，他才能富裕起来，才能拥有知识和尊严。我们在上文所说的关于社会成员之间价值构成的一切原理，同样地适用于各个社会之间。每一个政治实体都是通过逐步解决内部发展着的各种二律背反而走向正常的结构；同样，通过各国之间类似的程式人类逐步走向统一的结构。因此，国家之间的贸易应该尽可能地自由，

^① 诺亚，《圣经》中人物；洪水时期诺亚避于方舟，得免于难，之后繁衍出人类。故事见《旧约·创世记》。——译者

以便使任何社会都不致被排除在人类之外，促进各个集体的活动与特长相互配合，加速经济学家所预见的那样一个所有种族共同组成一个大家庭、全球共同组成一个大工厂的时期的到来。

从个人自由和垄断社会的结构的角度，也充分证明自由贸易的必要性，就像我们在上卷中已经说过的，垄断结构本身是我们天性所必需的，并且是我们劳动者的条件。

法律从个人占有和公民平等的原则出发，不承认生产者之间存在什么连带责任，企业主也不对受雇人负连带责任，任何经营者都无权为了本垄断组织的利益而要求别的垄断组织服从自己或者为自己承担责任。结果是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无限的权力来随己所欲地取得自己消费所需的物品，以及按自己确定的任何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给任何买者。因此，任何公民都有理由向自己的政府说：“或者按照我愿意出的价格你给我供应盐、铁、烟草、肉、糖，或者就让我从别的方面购买！为什么要我勉为其难地用强迫我支付奖金来支持毁灭我的工业家和掠夺我的经营者呢？让每个人都有垄断权，都为自己的垄断谋利，让大家都有贸易自由好啦！”

因此，在民主制度下，那种来自采邑和王权的海关制度，是一种可恨和矛盾的事物。或者说，自由、平等和私有权全都变成空话，宪章成了一张废纸；或者说，海关无时无刻不在侵犯人权和公民权。所以，当英国人强烈要求废除海关时，法国的民主报刊也普遍参加到废除派的行列里。“自由！”民主派正在狂热地为此而斗争，就像公牛朝着斗牛士扬起的红布冲杀过去一样。

其实，贸易自由在经济上之所以必要，真正的原因在于它是集体财富增长和个人福利提高的前提，是国家之间交换的现实状况

所决定的。

产品交换有利于社会和集体劳动者，这是不容置疑的；因为通过这种交换，消费就更为多样化，消费的质量也更高了。另一方面，根据劳动规章和政策法令的规定，任何独立的、不负连带责任的个人，都有权单独接受外国工业企业的要约，从中取得对抗本国同行的其他垄断者的保障，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只看到国际贸易中存在着价值的交换，而没有发现这里还存在着价值的增长。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

我们可以给交换下一个这样的定义：交换是分工规律在产品消费方面的运用。劳动分工是生产和增长价值的重要途径；同样，通过交换而实现的消费分工，是吸收这些价值最强有力的手段。总而言之，通过产品的多样化和产品的交换而实现的消费分工，能够扩大消费能力，正如劳动按作业不同而分工可以提高生产能力一样。我们假定有两个彼此不同的社会，它们每年各自消费的价值是1亿法郎，我们还假定它们分别生产着不同的产品，于是它们开始交换它们的财富，在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即使人口的数目照旧，两国的消费总值就不再是2亿法郎，而是2.5亿法郎了。简单一点说，就是两国居民一旦彼此交往，就不会仅限于进行简单的产品交换，也就是只变换一下消费内容，因为产品多样化使彼此都想要消费对方的产品，同时又不放弃本国的产品，这样双方的劳动需求量和福利水平便同时提高了。

因此，贸易自由除了是对推动国际和睦与进步、促使垄断者诚实实行事和保障政治权利的完整性所必需之外，对个人和国家来说，

又是增长财富和提高福利的源泉。这个总的结论概括了所有可以用来维护贸易自由的正面理由。这些理由我原来就赞成，而且就我所知，从来也没有人能够证明它们是错误的，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进一步加以阐述。

概括起来，国际贸易的理论不过就是个人竞争理论的延伸。竞争不仅是物价低廉的天然保证，而且是物价继续降低的天然保证；同样，国际贸易除了可以扩大劳动需求量和提高福利水平外，还是每个国家内部各个垄断者之间建立正常关系的一种天然保证。在精明的政府手中，国际贸易可以成为对工业进行严密监督的工具，其效力比任何法律规章和极刑还要大。

此外，还有无数的事实和一些骇人听闻或者滑稽可笑的事情可以证明这个理论的正确性。随着保护关税制的出现，消费者在垄断者面前变得毫无防御，因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出现了惊人的混乱和严重的危机，使劳动和资本遭到毁灭。

布朗基先生写道：“煤、铁、羊毛和肉类的人为的提价，无非是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向公众预征的一种捐税。不管人们作出什么努力，问题始终是要弄清楚国家到什么时候才能自己承受起这种负担，以便兑现它一再许下而从来没有实现的改善人民生活的诺言，因为提高价格是改善不了人民生活的。”

“我国和欧洲其他的国家的情况一样，禁止制度只能给某些按英国方式经营、唯一目的在于追求利润的工业提供一种人为的和危险的推动力。它虽然刺激了生产，但是同时又由于对进口设置了各种障碍以及因此经常招致对方采取报复措施而限制了消费。它以国内的激烈竞争代替了对外的竞争。它破坏了各国之间劳动

分工的良好效果，使彼此之间长期以来的敌对状态延续下去……它保持了那种往往使劳动与资本发生冲突的深刻分歧，而且通过突然解雇工人而制造了贫困。”（引自《经济学家杂志》，1842年2月号）

布朗基先生所指出的保护关税制的这一切后果，全是事实，而且对施加于贸易自由的各种障碍是很好的揭露。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即将看到贸易自由本身也立即产生了这些后果，其严重性并不亚于此，结果为了消除其弊害，我们必须和布朗基先生一道彻底铲除病根，必须同时反对国家政权，反对私有权，反对工业和反对政治经济学！不过，说到这里，我们还没有接触到二律背反呢！让我们再接着看下面的引文：

“接踵出现的特权、垄断和保护关税制，使作为一切劳动的目的的产品在分配上出现种种奇怪的现象，把不幸的工人排除在外。在任何地方，贸易自由都只停留在恩赐的限度内，不能充分发挥它的效力。各种障碍导致了走私，盗窃、诈骗和暴力成了劳动的必要补充。今天，贪欲正无耻横行，成了要大家付钱来聚敛财富的一种权利、一种手段，结果到处是纷争，没有一点儿和谐可言。”

“但是，我们自愿奔向的正是这样一个灾难性的结局。这种重重的盘剥，在一个人民毫无地位的国家里，还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一个人民高于一切的国家中，为什么却听不到人民的抗议声呢？为什么在讨论各种经济问题时从来没有人提到人民呢？人们大声疾呼理性应该统治世界，可是难道理性竟然宣判法兰西民族今天应该几乎完全素餐度日吗？在人类智慧已经创造了这样多奇迹的时候，难道他们注定应该穿不上外衣、衬衫和鞋子，手上一文不名吗？在英国的生产量已经超过消费量的今天，法国人难道必须以

马铃薯来代替小麦当食粮，而且劳动需求量日减一日吗？难道理性就从不关心物价与工资的比例，偏要把市场当成战利品，一会儿赠给这一批人，一会儿又让给另一批人吗？”

“法兰西民族被剥夺肉食的权利已经十八年了，而且每人消费的份额还天天在缩减。可是，每当我们提出抗议，人们总是冷冰冰地对我们说：55 法郎的价钱是生产者必需的最低价格了！好一个必需！原来剥夺穷人的营养是某些人发财所必需！”（引自 H. 杜萨德文章，见《经济学家杂志》，1842 年 4 月号）

这段描述确实没有夸大；经济学家既然献身于实现自己的乌托邦，本来就有责任揭示社会贫困的真相，而且是全部的真相。但是，罗西先生所说，既然这个备受攻击的保护关税原则不过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不过是我们到处可见的垄断；既然这个原则就是私有权本身，就是私有权，就是垄断的宗教；那么，如果说这不是经济学家的伪善，我岂不是由于前后矛盾而理应引起公愤吗？如果垄断果真是这样可恶的势力，为什么不从根本上否定它呢？为什么一面向它顶礼膜拜，一面又抽刀砍杀它呢？为什么要这样阴阳两手呢？既然不论对土地、工业资本或制造业工具的一切占有和利用都构成垄断，为什么必须等到外国的垄断来和它们竞争时，它们才变成可恶的呢？为什么本国的垄断就不如外国的垄断那样可敬呢？为什么法国政府不敢直接攻击鲁瓦尔煤炭联营，却要煽动一个神圣同盟的军队来反对自己的国民呢？为什么要让外部的敌人来干涉内部的敌人呢？整个英国今天都起来争取贸易自由，这等于是这个国家的工业垄断者向俄国人、埃及人和美国人发出了反对土地垄断者的呼吁；如果他们真的是反对垄断的话，为什

么有这种背叛行为呢？难道英国的几百万双一无所有的拳头不足以对付几千个贵族吗？

反谷物法同盟^①最有影响的成员西尼耳先生大声地疾呼：“当人们将来如实地告诉工人们说，政府一直在主动地满足制造业和商业的要求，它正在用骇人听闻的掠夺措施来帮助某些人谋取利润（包括现实的和推测的利润）；当工人们终于发现，政府在它所认可的垄断中，最热衷于维护的就是生活资料的垄断；当他们看到，最无情地剥夺工人，并且给统治阶级带来最大的和最及时的利益的正是垄断时，我要问一问，他们究竟是把这些弊病当作天定的灾难加以忍受，还是把它看成非正义行为的灾难性后果呢？如果理性引导他们得出后一种结论，他们又会采取什么方式来对付呢？是屈从呢，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摆脱这长年的屈辱呢？他们的力量是否强大到足以取胜的程度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不难回答。英国的人口成百万地聚集在城市里，他们习惯于议论政事。他们有自己的领袖和自己的报刊。他们都组织成团体，名之曰工联，各有自己的官员、自己的执行机构和议事机构。他们还拥有基金，可以应付联合在一起的各社团的共同开支。他们凭借长期的经验已经学会怎样回避反工联的法律，怎样与政府作斗争和破坏当局的权威。这样的人民是可怕的，即使国家处于繁荣时期也是如此。当国家穷困时，哪怕这种穷困并不能归咎于政府，这股力量也会增长一千倍。一旦这贫困可以

^① 反谷物法同盟是1838年英国一些工厂主要求废除谷物法和实现完全贸易自由而建立的团体，目的在于降低工人工资和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译者

归罪于立法者，一旦劳动者不仅有理由谴责统治阶级犯了错误，而且有根据谴责政府贪污盗窃和压迫剥削，一旦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私有主收取地租的受害者，是种植园主和加拿大林场主的利润的牺牲品时，谁又能抑制住他们的愤怒呢？在这样一场大规模冲突中，又怎能肯定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政治权威，甚至我们的宪法得以幸存呢？”

这一大段议论中，没有一句话不是直接地谈到海关取消派。

当我们告诉工人们说：人们假装要通过取消海关来使工人摆脱垄断的桎梏，可是，海关一取消，垄断将反而获得新的活力；这种垄断将比人们所愿意承认的还要广泛深入得多，它不仅表现为对市场的独占，而且特别表现为对土地和机器的独占经营、对资本的疯狂掠夺、对产品的囤积居奇和对交易的专横独断；当我们给工人们指出，工人是投机倒把的受害者时，工人正束手无策地遭受着资本利息的盘剥；劳动分工之所以产生消极后果，机器之所以造成压迫，竞争之所以引起灾难性的价格波动，以及税负之所以如此不公平，原因全在于此；当我们接着又给工人证明，为什么废除保护关税法只会更扩大特权、加重剥削并且有助于各国的垄断者勾结起来反抗无产者；当我们告诉工人说，不论是选出的和宫廷的资产者都是以贸易自由作借口来竭力维护、巩固和加强这种欺骗性和掠夺性的制度，而且他们已经建立一些讲坛，提供并发放一些奖赏，雇用一些诡辩家，收买一些报刊，贿赂司法机关和煽动教会来维护这种制度；当我们告诉工人说，资本的暴政是什么阴谋、伪善和暴力都使得出来的；总而言之，当我们把这一切真相都告诉了工人的时候，难道能够想象他们会不怒火填膺，奋起斗争吗？一旦有可能

报仇，难道他们还会沉默不语，束手待毙吗？

西尼耳先生还补充说：“我很后悔作出这样的警告，我很遗憾不得不这样做，因为这个角色本来不适宜由我来担当。但是，我坚信我所提到的这些危险确实威胁着我们，而且我的职责就是把我最根本的信念公之于众。”

而我呢？我也很遗憾不得不发出警告，因为充当控告人最不合我的性格。但是，真理总应该明说，正义必须得到伸张。既然我认为威胁着资产阶级的那些灾难是资产阶级咎由自取，那么，我的职责就是证明资产阶级是有罪的。

说真的，当经济学家在穿绿制服的海关税吏身上只看到和放弃垄断时，我所控告的最普遍形式的垄断是什么呢？对于既没有资本又没有财产的人来说，这种垄断就是禁止他们劳动和商品流通，禁止他们享用阳光、空气和生活必需品；就是彻底的剥夺、永恒的死亡。法国人没有鞋和衬衫，没有面包和肉食，缺酒缺铁缺糖缺燃料；英国人呻吟于常年的饥饿之下，经受着难以形容的惊人苦难；穷苦卑下的人们回复到野蛮无知的状态；这就是当自由遭到任何特权的压制而濒于毁灭时所表现出来的可怕的特征。人们就像听到那个被维吉利乌斯^①关到地狱里、锁在大理石王座上的罪大恶极的罪犯的呼声似的：

不幸的提修斯坐在那里，永远坐在那里，
黑暗中传来巨大的声音：
学会公正行事吧！千万不要亵渎神明！

^① 维吉利乌斯(公元前70—前19)，古罗马杰出的诗人。——译者